

責任編輯：梁小島

流水一樣的時代作業

琴台聚
葉輝

有一天路過工廠區，忽爾聞到陣陣餅香，天熱，餅香更熱，四顧卻找不到餅店，循着熱騰騰的餅香走了幾步，才發覺餅香是從一列小氣窗散發出來的，氣窗嵌在工廈拐角的牆上，被鐵絲網封着，高及人腰，望向裡面，原來是一個藏身地庫的製餅工場。

看了一個工廠，發覺美味的糕餅也像塑膠或金屬器皿，是工廠生產線上的流水作業，從氣窗所見，那是工場的包裝部，熱辣辣的新鮮糕點一盤一盤都在運輸帶上流轉，經過一部封上透明膠袋的機器，封袋之後便源源落地跌落另一層的運輸帶上，一名工人手持一把價目黏貼機，不停地在封上膠袋的糕餅上貼上價錢……

看了十多二十分鐘，工人都重複着一個動作——糕餅封上膠袋後跌落在運輸帶的同時，他也像機器的一部分，馬上準確無誤地貼上價目，一直只有那麼一個動作而已，大約保持着每分鐘四十至五十次的頻率，不能稍停片刻，否則就會中斷了流水作業的工序。那周而復始的一個動作——那倒不是尚未完全機械化的運作，人手還是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恰如《摩登時代》(Modern Times) 所見的人力機械化，在差利卓別靈(Charlie Chaplin) 眼中，人手就是大機器的小零件。

我想起有一年暑假，也曾在一家工廠做了三個星期的「滾筒工人」。「滾筒」也者，乃一部壓壓機，機器的前端與後端各有一名站在台架上的工人，前端的工人把一塊約莫三、四吋厚、五、六吋寬、一呎長的錫薄推入滾筒的壓壓機，由後端的工人接應，再把錫薄推入滾筒的「滾筒」上方遞給前端的工人，他再將錫片往壓壓機推，後端的工人再接住，再遞給前端的工人……如是者一次又一次以機器壓壓和人手重複輸送，便把一塊錫薄壓成兩分

厚，四、五呎寬、八、九呎長的錫片。

我的崗位是在後端接應，每天工資八塊錢，朝八晚六，加班至晚上九時，可賺得十五塊錢。在當時而言，已經是一份收入相當不錯的暑期工了。我每天重複着同一動作——接住錫片，借力沿「滾筒」上方往上推，遞給機器前端的工友。超過了十二個小時的工作時間，下班回家睡覺的時候，手臂的肌肉仍然持續着工作時的相同抽搐狀態。

在流水作業的生產線尚未徹底機械化及自動化之前，人手是機器的一部分，像機器一樣重複地操作，有一天，機器轉動要逆了方向，於是全線以機器操作，再不用着人手參與操作了；人於是就變成了因過時而被淘汰的零件了。比如一輛巴士，從前有司機，有售票員，還有守門員，當車門操作全自動化，投幣機和拍卡機取代了人手售票，就只剩下司機一人了。

這是工業時代的變革，我倒想起前工業時代的另外一種流水作業——比如說，卜之琳的《古鎮的夢》：「小鎮上有兩種聲音／一樣的寂寞：／白天是算命鐘，／夜裡是梆子。」敲響白天的算命鐘的，是看不見前路，只憑感覺走路，卻替人算前程的瞎子；敲響黑夜的梆子的，是瞎行夜路，替人報時的更夫。

可以想像，這古鎮有一道拱橋，這拱橋就像一個人生的舞台，古鎮的日與夜、人世的聲與色，都在那個小小的舞台上流動：「是深夜，／又是清冷的下午；／敲梆的過橋，／敲梆的又過橋，／不斷的流水，流水的聲音。」也可以想像，這古鎮的夢也過去了，古鎮的命運乃如橋下逝水，從此一去不返了。

律動的女軀

翠袖乾坤
文潔華

女人的成長是如此多番律動，經歷像彩虹及以外的色彩。

重疊式的聚會，人們總會好奇女人身體的變化。「某人現在變成怎樣了？面色還是當年那樣像蘋果嗎？那雙小腿呢？」關於男人，人們則千篇一律，想像他們禿頭和壯胸。從消極看來，女人的外貌是她一生的價值所在，一失色便完蛋了，因而是一「大件事」。

雖然女人的改變也同樣離不開肥胖腫脹和下垂的恐懼，但成熟的韻味可以使人人口服心服。在聚會上見證過不少女人的成長，又確是愈看愈順眼；林憶蓮便是一個例子。年前的個唱，她露背，V形長開及腰，她顯然是豐滿了，但很好看，身形在訴說着經歷和力量。這種良好的感覺跟周慧敏的個唱帶來的有別，後者叫人欣賞的是她跟年輕時的身體看來分別不大，變化也緩慢，因而難得。

看《情約奇藝坊》的麗絲韋特潘，感覺跟林憶蓮很相像。麗絲早期的聰慧少女形象很強，人們很難想像她成熟婦人的模樣。但已是兩個孩子母親的她騎上馬背和象，渾身肌肉是勁，結實的身軀雖然多了點脂肪，但結合了她機靈的氣質，足以搖動她周遊的世界。相反地，茉莉亞羅拔絲在過去十年間顯得憔悴和疲倦了，少見了她的明眸皓齒和開朗的笑容。她身形的粗厚也不再透發活力，這才叫人擔心。

從來未喜歡過平開的玫瑰，最愛綻放的繡球；當然也得看質地的。山口百惠的決定最聰明，在玫瑰綻放之前，縱然叫人流淚。

三條金頭髮

娛視觀
龍

不知哪個靈蟲師會想出來的「炒作」宣傳，有小電影女星自傳以附送陰毛作招徠。可能有部分人對此趨之若鶩，即如早年台灣鄉土小說描述日本嫖客的所謂「萬人斬」相簿，每幅照片都附有該人的體毛作證。

這是否態態都知，在此不作任何討論。只是，稍為有點常識都會知道，一個人能有多少體毛？女星出版寫真集、自傳等，如受歡迎者數目應以數千本、萬本計算，試問當中「真品」又能有多少？如仍可有一「充足供應」者，則可以推算到，出版商很可能有「集腋成裘」、「濫竽充數」，不知從哪裡找來這多多的「貨」，是否屬於偶像「真身」絕對對症，就連衛生問題也成疑。至於所謂限量版，因無法核對，同樣成疑。

說到這裡，可能有讀者已感到噁心……是以這番「炒作」宣傳，相信能引起「用家」興趣不大，應屬「事倍功半，不值一晒」。

只是由此憶起，約在四十年前，本報有篇翻譯外國推理懸疑小說《三條金頭髮》，內容絕無色情，但很另類，故事橋段十分出色，緊張、曲折、離奇，未到結局，肯定愛不釋卷，要追看下去；到了結局，仍然不捨釋卷，但就猶有餘悸，心情久久未能平復。如此佳作，如有機會一重播，讓現在的讀者分享也好。

近月，無線電視晚間新聞藉着今時話題，不時重播往昔相關片集，如九〇年國商銀行苦雲集重慶，九二年陳振聰組團到新界看骨灰窺場風水被逐等，這有如變相的《當年今日》，但因其有現在新聞作引子，便有「鑑古知今」之意。其實，舊片絕對是個寶庫，只要稍加創意，絕對可以「古為今用」，尤其歷史總是「漢水東南日夜流」循環不變。

80後寫作：一場文化盛宴

新時代的寫作被指是消費文化的產物，文字成為得心應手的賺錢兵器，有人說，要成為文學市場的霸主就要講求銷售業績，放下實力派的影子，頭上除了頂着網絡的光環，還披着一身為打造一夜成名而設的獨行風格，目標是一張張名牌大學的入學通知書與出版社的合約，文壇的新酒，到底是新瓶裝載的醇香還是醜麗包裝下的普通黃湯？

於1998年首屆啟動，由北京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南京大學、南開大學、山東大學、廈門大學等7所重點大學聯合《萌芽》雜誌共同主辦，請得一流文學家、編輯和人文學者擔任評委，吸引大量的年輕作家參與。隨着「新概念作文大賽」的社會影響力日漸擴大，清華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武漢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也先後加入了聯合主辦單位隊伍。

消費時尚。由此，消閒活動也變成一種精神消費品，用錢購買以獲得精神上的體驗，又如在購物時消費者逐漸從考慮實用價值轉變成該物品所代表的身份地位，時尚與象徵意義超越了實用。當這種市場化的規律滲透入文學藝術創造的範疇，商品化的製作與推廣過程令審美亦走向了產業化。



韓寒(左)、春樹 網上圖片

滿足西方文化尺子？

2004年2月，80後女作家春樹「突然」登上了美國《時代》週刊亞洲版的封面，傳媒這樣形容：「身穿黑皮夾克、朋克元素十足」；2010年4月美國《時代》週刊公佈2010年「全球最具影響力人物」候選名單，韓寒榜上有名；一個個80後作家亮麗登場，不約而同都在文字市場佔有一席之地，從個體的書寫到集體的出格，80後自我的表達似乎滿足了西方人的尺子，令他們成為西方眼中中國新一代的代表。

分析者引述專門研究《時代》封面人物的Donald J. Lehnus來剖析：「那些經常出現在《時代》封面上的人物，必將被收入歷史課本。」Donald J. Lehnus在其專門研究《時代》封面人物的專著《誰在《時代》封面上？》上寫道：「這項對2814個封面(1923年3月3日到1977年1月3日)的研究表明，《時代》的封面是一系列的象徵符號，它們代表了當時國內外事務，代表了美國社會生活，代表了科技與藝術，代表了文明發展歷程的方向以及人類生活的其他各個方面。」

超級敢言正是80後作家的特徵之一，韓寒曾說：「評價自己的作品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如果你太謙遜，人家會不把你當回事。如果你太自大，那對你也不是甚麼好事。」他甚至與文學評論家兼書商白燁就80後是否可稱作家、是否已進入文壇等問題爭論而演變成「韓白之爭」，言詞充滿爆炸性。據了解，孕育不少80後作家的「新概念作文大賽」

名牌大學的入場券？

傳媒廣泛報道，網絡廣泛流傳。「新概念作文大賽」的權威性甚至令大賽獲獎者與高校之間加強了交流了解，通過競賽建立關聯，為人才輸送起了重要作用，成為高考選拔人才有利的補充形式，被譽為中國「語文奧林匹克」。以第一屆大賽為例，陳佳勇、宋靜茹、王越、楊倩、吳迪、李佳、劉嘉俊分別被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南京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免試錄取；第二屆懷沙、張懿璠、許人傑、陳凱、李一粟、周嘉雷、祁又一、陳安棟、孫佳妮等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南京大學、廈門大學等提前錄取；北京大學甚至通過自主招生，為新概念的獲獎者預留名額，先後錄取了張思靜、錢好等文科可造之才。

然而，一眾努力出版創作的80後作家，其作品內容、題材形式仍然是讀者與網絡群眾的討論對象。事實上，20世紀社會進入消費時代同時為新生代的成長環境與價值觀帶來了新的衝擊，現實主義、享樂主義甚至拜金主義或多或少有着潛移默化的影響。這與西方社會的發展有着微妙的關係。

物質豐富 消費時尚

20世紀60年代，西方社會走向「後福特主義」，從生產主導變成消費主導，針對目標消費者推出非標準化產品，特點是積極製造各種消費需要，帶動

實力派？偶像派？

因着相關的內容，有指80後的作品是青春文學、是「無病呻吟」，不少80後作者的作品都承受着類似的指責之聲。就如80後女作家張悅然被視為偶像派代表，但也有不少讀過張悅然《櫻桃之遠》的讀者都認為張悅然對於女性成長的描寫成熟、隱秘、細膩。

事實上，80後與父輩最大的不同，就是沒有經歷過苦難，他們大部分是獨生子女，在物質上父母大多盡量滿足，在精神上又加以呵護寵愛，很自然形成一種自我中心化的成長經驗；又因在沒有挫折的「安全」成長模式，令性格變得脆弱而自我，於是，尚未成熟的人格、身份的模糊性與認同危機、對愛情與性觀念的迷思、網絡生活充斥的人際交往

……在繁忙都市下的多重身份令80後更直接的把個人的消費與享樂經驗投射到作品上，讀者很容易在作品中找到以下的詞匯：咖啡店、芝士(奶酪)蛋糕、酒吧、香水、時裝、電影……80後作家對小資、自戀、時尚的熱烈追求，淡化了以往「文以載道」的使命特質，作品中的一切一切都與消費潮流和物質時尚息息相關，而這一切又是與廣大年輕讀者群有共鳴的。然而，值得反思的是：青春時光與成長感受是否不能成為文學？

17歲獲新概念大賽一等獎的80後作家夏茗悠，18歲擔任《光年紀》雜誌主編，已出版8本作品，因外形出眾被稱為美女作家。據報道，夏茗悠以高分考入北大影視編導專業，並被保送至復旦大學中文系，成為復旦大學當年招收的唯一一名文學寫作專業學生。她曾說：「我就想寫青春文學，希望永遠可以有顆年輕的心來寫青春文學。」至於在1982年出生、憑代表作《紅X》、《變成鬼的人》而聞名的李俊傑卻因為其出色的散文而被稱為「少年沈從文」，著名作家馬原甚至將他推崇為「80後實力派5虎將之首」，以對抗以郭敬明為首的5大偶像派。

當網上正在為80後是偶像派還是實力派吵得不亦樂乎之際，無疑的是「80後」作家已成為代表20世紀80年代出生的文壇活力細胞，偶像派也好，實力派也好，知名度與影響力令「80後」成為標識鮮明的符號。

選擇性尊重人權

一調查
楊振耀

巴基斯坦政府面臨國內強大壓力的情況下，不得不向美國政府發出聲明，指責美方在派海軍突擊隊進入國內擊殺拉登，認為「美國單方面的行動侵犯了巴基斯坦的國家主權」。

在事件上，大美國主義已經暴露無遺。美巴兩國既有決定共同反恐，原則上兩國應該合作，一起行動。儘管美國有可憐懷疑對方包庇恐怖分子，也不可以以對方會走漏風聲為藉口，利用隱形直升機迴避對方科技偵查，以軍事武裝人員進入對方國境執行武裝襲擊。從國際法角度出發，如巴國不向國際法庭投訴，別國無從置喙。巴國除了口舌上向美國抗議，實際可做的其實相當有限，美國顯然看準了巴國的弱點，才以超級國際警察姿態公然侵犯別國主權。

奧巴馬事後接受電視台訪問，顯然是獲得特別眷顧的安排。主持人竟然會問有關內心的交遊而已。是否、明顯設計來讓奧巴馬表演，作出決定前如何內心交遊而已。作為主持人，其實好應該問：「如果美國本土發現同類恐怖分子，處理方法會否相同？」當然，拒絕回答任何假設性問題可以是個擋箭牌，況且事情亦已定局，拉登被殺是不能改變的事實。

作為地球村一員，這是每個人都該思考的問題。同樣事情在美國本土發生，其所帶來的政治風暴，當會令政府的處理手法有南轅北轍的分別。說到這，即使美國人民如何高度推崇其民主與法治理念，顯然是國內國外有別，發生地點的國勢有別。揭開外表華麗偽裝，美國也不是選擇性尊重人權與法治的國家？

西新界故事

記憶後書
鄭政恆

這幾年，在西新界上班，平日每天坐巴士，一來一回，從西九龍到屯門，又從屯門回到西九龍。風景看得多，也沒有甚麼感覺。從美孚上公路，巴士就加速了，是葵涌，是荃灣，是汀九，是深井，是青龍頭，以及隨後的屯門市中心，慢慢地巴士減速了。

有時候，也不大留意窗外的風光，只顧低頭看書雜誌。有時巴士中的電視廣播太吵，不能集中精神，就看窗外，那一天也許是晴天，是陰天，或者雨天，因此，不同的光線改變了事物的模樣，倒過來就改變了自己的心情。

路線是一樣的，人卻會變，但更多的是一種淡淡的茫然。其實變，也不多，平常都是不憂，不怒，也不喜，只要睡得好，就不累。時間如此流逝，自己好像沒有活過，平白，平凡，平淡，在這四十五分鐘的時間裡。

四十五分鐘，可以寫一篇小說，或者幾首詩。因為在西新界上班，也看過過去作家怎樣寫西新界，韓愈和劉禹錫的詩可能太遙遠，想起從前我寫過一篇《香港西新界文學作品舉隅》，只談及力匡《沒有陽光的早晨》、西《虎地》和也斯《愛美麗在屯門》三篇小說，當然是未夠全面的，寫過西新界風光的作家詩人太多了——黃谷柳、盧環、李君毅、司馬長風、陳雲……

《西新界故事》一書最近出版，我們也可以看看新一代的作者如何寫西新界，此書收錄了三十多篇嶺南南大學生撰寫的散文或小說，每一篇面貌都大為不同，在年輕人的眼光裡，總有自己的看法和角度，明天在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圖書中心，有一場新書發佈會，我們談談地區寫作的樂趣與意義、西新界書寫和那裡的故事。

曲事春秋

杜亦道
阿杜

地方曲藝中，最「青春」短齡的可能是粵曲。此說的是稱「菊部」清唱而非演劇之粵曲，若說是粉墨登場台上的粵劇，則清末已盛，太平天國起義反清時，李天茂已帶領粵劇子弟組軍起兵，因清初時火燒少林寺，奔南下之「少林五祖」等弟子，不少潛藏在早年粵劇班中，以致太平天國被平定後粵劇曾被禁演百年之久。但純演唱粵曲之「女伶曲藝」則為最紅極一時之後「小明星」鄧曼儀，其死於一九四二年七月，距今也剛好是半個世紀矣。

曲齡歷史也短，為何女伶曲藝起於「女」，皆因初時只為方便妓寨有聲色陪襯之一響爾。由妓寨培養些少女在妓女陪酒宴時助興唱曲，所以唱者多為姿色不甚美艷的次選雛妓「琵琶仔」做唱曲人，小明星便因媽媽是妓寨傭工帶了女兒做「琵琶仔」陪酒唱曲而成名，她出道時是一九二〇年左右，已是辛亥革命之後了。

傳統之下當年唱女伶的多為女性，一代愛好者和文化人共同努力。

時至今日省港澳唱「霸腔」之曲藝者已甚少，近年廣州前輩羅超之女弟子白燕飛、廣東曲藝團之「三眼」唱家鄭靄玉(一人能唱十喉、霸喉及平喉)為佼佼者，而曲藝有唱無演，能靜心欣賞的多是老人家，所以連香港在內都有學曲的人多，聽曲的人日漸減少，「表演者漸漸多過聽者」之現象，如何承傳這一粵最多年輕之曲藝，實應我們這一代愛好者和文化人共同努力。

九四〇年初曲壇便有所謂「四大天王」小明星，張月兒、何麗芳和白媚娟，稍後有唱《燕子樓》名噪的「子曲曲后」(唱青衣花旦)張瓊仙，這些都是近幾十年間之產。發展之下四十年代末(一九四九年前共產黨已立國)開始有嬌滴滴之女子唱男喉之「大喉」歌后出現，初期有妙生、熊飛影，後期有白燕飛等主唱《夜戰馬超》、《斬經堂》等。「霸腔」女伶男喉豐富了曲壇。這才打破了曲藝清一色平喉唱調小明星、徐柳仙腔獨佔曲壇的局面。